

诗人气质赤子情

——送别戏曲理论家苏国荣

●陈培仲

时

间过得真快，苏国荣先生逝世周年祭日即将到来，去年送别老苏的情景如在眼前

几代学人含泪送别

2月16日，一个寒风凛冽的上午，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二告别室门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挽联铺天盖地、哭泣揪人肺腑……这是人们在送别当代著名戏曲理论家苏国荣先生。

苏国荣2月2日逝世的噩耗传来，剧坛同仁无不为之神伤。作为多年相交，我一时难以接受这无情的事实，震惊之余，阵阵哀思涌上心头。苏国荣先生是我们同辈人中的佼佼者。他虽只长我4岁，但无论在人品还是学识上，我都将他视为师长。我们多次一起开会，或外出观摩演出，接触多了，互相交心，成为很好的朋友。从我的亲身感受和旁人的口碑中，从他的一部部学术论著中，我深深感到老苏是位真正的学者，难得的好人。就在一个月前，我和爱人一起去朝阳医院探望老苏时，他还表示：“病好出院之后，除继续完成《中华艺术通史》外，不再参加大型的集体科研项目了；可以写诗，写散文，写回忆童年的文章。这样灵活自由，可以陶冶性情，不会有大的思想负担。”热爱生活、珍惜生命之情，溢于言表，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他乐观豁达的精神和顽强的生命力。我们安慰他说：“您安心养病，争取早日出院。待春暖花开之后，欢迎您偕夫人到我们家玩，我们一起到附近的陶然亭公园游览。”他高兴地说：“一定，一定。”谁知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天不假年，斯文不永，国荣先生带着许多未竟的愿望和理想离

开了他热爱的大地和事业，留下了许多无法弥补的遗憾和损失。

在向苏国荣先生作最后告别的仪式上，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上自耄耋之年的老领导，下至未出校门的学生，几代学人排起长长的队伍，默默地奉上一只只小小纸鹤，献上一瓣瓣心香，为老苏送行。灵堂前悬挂的幅幅挽联，浓缩着老苏的磊落人生和煌煌业绩，凝聚着人们的仰慕之情与绵绵哀思。无论生前身后，老苏在人们心中的分量大家是感觉得到的。人的生命价值并不取决于年龄，苏国荣先生虽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高尚的人格精神和深厚的学术造诣，将长存于世，永不泯灭。

学海无涯苦作舟

苏国荣1934年出生于江南鱼米之乡的无锡市，是宋代大文豪苏轼第31世孙。公元1101年苏东坡从被贬地海南岛遇赦北还，途中病逝于常州，其子苏过因而居留当地。苏家一脉从此在山青水秀的锦绣江南繁衍生息，耕读传家。

苏国荣的父亲苏熊翔长期在上海米面行业任小职员，由于子女甚多，家境并不富裕。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作为七兄妹中的长子，苏国荣初中毕业后即参军，后来又转业到冶金部门工作。但他还是求学心切，1959年已经25岁的苏国荣立志发愤，仅用半年时间补完他并未学过的高中课程，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同时录取。也许是血脉中遗传的人文基因起了作用，苏国荣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他带着江南水乡的秀逸灵慧，带着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憧憬，负笈北上，从太湖之滨来到了未名湖畔，进入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

在这所具有优秀传统的著名学府里，他接受了科学和民主的北大精神的洗礼，涵养出兼容并包的学术胸襟。他如鱼得水般徜徉在这片知识的海洋中，全身心地吸取着智慧的营养。宗白华、杨晦、林庚、吴组缃、王瑶等著名教授、学者的谆谆教诲，不仅为苏国荣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功底，而且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毕生的为人治学之路。在这美丽的校园中，他还与同窗学友李玉英共同播下了爱情的种子，后来他们花开并蒂，结成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

1964年苏国荣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从燕园来到中国戏曲研究院从事戏曲研究工作。正当他准备一试身手的时候，“文革”开始了，整整十年的大好时光付诸流水。严冬过尽，文艺界迎来又一个春天的时候，苏国荣积蓄已久的知识岩浆和创作激情如火山一样喷发了出来，一篇篇具有独到见解、富于创新精神的文章，从他的笔端流淌出来，一部部凝聚着他的智慧和心血的力作接连出版。他在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勇于探索，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将西方多种人文学科和研究方法引入戏曲研究领域，从中西文化、戏剧的不同背景中，凸现戏曲的民族特色和国际地位。在短短的20年中，他不仅写了数百篇学术论文和艺术评论，而且出版了《中国剧诗美学风格》、《戏曲美学》、《宇宙之美》、《艺术的三维观照》等学术专著，以其新颖独到的见解和睿智的哲理思辨，在海内外学人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苏先生在戏曲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具有开拓意义和领先地位，在戏曲理论上写下了重要一页。

丰硕的成果来自辛勤的耕耘。老苏

上大学比一般人晚，又遇上十年浩劫耽误了青春年华，他真正开展科研工作已届不惑之年。他深感时间的宝贵，成天将自己关在书房里，阅读、思考、写作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和生命的第一需要。他是单位里有名的“拼命三郎”，干起工作来不要命。即使是节假日亲友团聚，他也很少参加，一个人躲到书房里，沉浸在书海中。亲友们也理解他，支持他，尽量不去打扰。他很少陪独生子女玩，不是缺少父爱，而是没有时间。难怪女儿感慨地说：“我是看着爸爸的背长大的！”苏夫人李玉英是某出版社的资深编审，工作任务相当繁重。但她敬重丈夫，理解丈夫，毫无怨言地承担了全部家务，使老苏工作起来没有后顾之忧。的确，在苏国荣闪光的成果里，包含着家人们的奉献与牺牲。

艺海浩瀚，学无止境。苏国荣从不满足于已有成就，总是在不停地辟路前行。他到晚年仍然保持着年轻的心态和超前意识，将研究对象从戏曲领域拓展到文化人类学，并且在花甲之年学会电脑，多掌握了一种帮助研究的现代工具。老苏唯一的遗憾是不能尽快提高外语水平，无法直接阅读原著，但他计划到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等处实地考察，尽可能掌握第一手资料。病中他还对即将赴美的妹妹小娟说：“你先去打前站，我好了以后再回去。”可惜壮志未酬，令人扼腕长叹。

苏国荣先生以极大的精力和高度的热情投入到国家重点科研课题的撰写和组织工作中。他曾参与张庚先生和郭汉城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戏曲通论》，与沈达人先生共同主编“戏曲史论”丛书。之后，他又担任全国艺术学科“九·五”规划重大课题《中华艺术通史》常务副总主编和全书先行卷《明代卷》上卷的主编。他不仅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和编务工作，而且抱病完成了近二十万字的撰写和全卷的审稿工作。为了准确无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老苏早出晚归，到数十里之遥的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中午仅用一份三明治充饥。对一位60多岁的人来说，这近乎自虐，老苏长期劳顿，以致积劳成疾。重病期间，他念念不忘的是《中华艺术通史》，直到临终前，还向通史编辑部提交了三千余字的后期工作意见。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忘我的奉献精神令人闻之落泪。

呕心沥血修族谱

万方数据

自幼在江南长大的苏国荣为自己的祖先感到骄傲，为自己的故乡感到自豪。1993年他从北京专程去无锡，登门拜访了族人苏茂伦先生，第一次见到由苏茂伦先生珍藏的装帧得整整齐齐的《苏氏族谱》复印件，这是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续修的聚星堂版本。国荣当即与同去的海峡两岸的兄弟们商议，决定以此为契机，发动同里苏姓一同来续修已中断了近半个世纪的族谱。

在苏国荣的倡议下，很快成立了簇谱修撰筹备小组，村中每户发了表格进行原始调查。此项工作，看似简单，实则繁复琐细，不仅需要热情和毅力，还需要相当的人力财力，因此进行并不顺利。为此，老苏几年间数次偕夫人回无锡实地考察，搜集资料，进行组织协调工作。1997年初夏，在苏家诸支苏氏族亲商量修谱的会议上苏国荣语重心长的一席话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修家谱是我们家里的私事，不能动用公家的钱，更不能因为修谱害人家去犯错误。关于经费还是大家凑凑。”2.5万元的印制费中，他个人出资1万余元，而他为修谱所耗费的心血和精力更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旧有族谱的断句和标点工作没有较高的学养难以胜任，这全靠他一人默默地坐冷板凳。新搜集的材料体例不一，字迹潦草，甚至有不少错字，需要一一订正，加在族谱已多年未修，数十年间人事沧桑，变化极大，材料的搜集和史实的考证，相当不易。

就在重病住院化疗期间，老苏连续呕吐，浑身疼痛无力，他还是咬紧牙关，让妻子搀扶自己，以惊人的毅力，在病床上一字一句地校阅着《苏氏族谱》。他看到样书中仍有错字，坚决要求改正重印，不惜为此承担重大经济损失。他说：要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后代！老苏一再强调要做到善善尽美，不能留下任何一点遗憾。他忍受着巨大煎熬，抱病写成的修谱前言和后记，长达万余言，对修谱的来龙去脉作了详细记述，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就在临终前几天，特地赶印的样书送到了他面前，看到印制精美的《苏氏族谱》，老苏欣慰地笑了：“终于了却我一桩心愿，我放心了。”

苏国荣呕心沥血续修族谱的事迹，深深感动了锡邑族人。他们致电苏夫人李玉英女士：“国荣先生生前为苏家诸苏氏家族所作出的功垂千秋的续修族谱贡献和业绩，足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这一可使眉山苏氏家族的历史得以保存并渊源流长的贡献，将会永远铭刻在我们苏氏家族的史册之中。永远地留在我们每一个东坡后裔的心目中，世世长存，代代永传。”

苏国荣不放过任何一次寻根问祖的机会。记得1993年秋，我们一起出席在绵阳举行的中国四川目连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他提前离会特地赶到眉山苏轼故里去朝拜先祖，凭吊遗踪。后来他对我说：“四川真不愧是天府之国，处处是‘蜀江水碧蜀山青’，从成都经眉山到乐山、峨嵋，是一条极好的旅游风景线，又很有历史文化价值。眉山的‘三苏祠’应当成为全国研究苏轼的中心，正如‘草堂寺’成为全国杜甫研究中心一样。”可见他对继承和发扬先祖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时刻挂心，念念不忘，令人感佩。

最高兴的时候

真诚相待，乐于助人，这是老苏为人处事的原则。他最高兴的时候不是自己得到了什么，而是为别人付出了什么。他有一副火热的心肠，是剧界同行的知音和净友。凡有优秀的戏曲剧目和理论著作，他都会真诚地撰文鼓励。人们一直在呼唤健康的文艺批评，而苏国荣先生早已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的评论文章，数量可观，质量上乘，不仅具有理论和资料双重价值，而且有警世作用，它昭示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评论家，不仅要有胆识和学养，更要有挺直的身板和人格，不趋势、不媚俗、不虚荣、不隐恶，不为五斗米折腰。

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硕士、博士生导师和中国戏曲学院的客座教授，苏国荣先生对戏曲教育事业、对培养高层次的戏曲人才作出了卓著贡献。他培养了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和访问学者，指导了大批进修学员。对学生，他总是严格要求、言传身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既有严师的认真，又有慈母的关爱。学生有了困难，他总是伸出援助之手，慷慨解囊。有时为了使学生及时观摩优秀剧目的演出，他甚至自己掏钱为学生购买戏票。每当节假日，他常常将学生请到家中。酒酣耳热之际，师生们敞开心扉，海阔天空的神聊，兴之所至，其乐融融。这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时刻，也正是他最高兴的时候。

他在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为好几届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的“戏曲文学”、“戏曲美学”等课程和讲座，深受同学

你的精神永存

——写给永远的唐永啸老师

●张守清

尊

敬的唐老师，倏地，怎么您就走了？

1984年，我从西藏大学随军内调回川认识了您：一介布衣，朴实善良，厚重老沉，温文儒雅。我拜读过您的一些作品，内涵丰富，文思泉涌。

在您的鼓励下，我看戏、评戏、攻读戏剧理论专著，撰写学术论文，在这种神圣的领地，我进入了有境与无境！

尊敬的唐老师啊！您把我引向了川剧艺术研究的殿堂，在这深奥莫测而又令人陶醉的视野里，我以文会友，结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与名流，在我的眼前展现了一片净化的世界，一片极乐的无我世界，我浸濡在艺术的海洋中，获得了无尽的乐趣与欢欣！

尊敬的唐老师啊！难忘您牵着我在事业上蹒跚学步，您时常为我送书报、杂志，那是您掏钱订的。发了稿您还亲自送来稿费。你艰难地爬上五楼，累得您

跑上跑下，当戏中的新郎新娘从台上走下来，向参加喜宴的百客（即酒席上的观众）敬献烟糖和美酒时，客人们纷纷以备好的贺仪相赠，祝新婚夫妇美满幸福。老苏送了一份礼不过瘾，又追至邻桌，再送一份红包，请人将这难忘的一瞬摄入镜头。那种喜悦，那份天真，哪里像花甲之人？1998年在山东阳信县参加“老舍遗作歌剧《拉郎配》学术讨论会”时，正赶上当地一年一度的梨花节，主人安排我们参观万亩梨园，那一片片梨树，铺天盖地开满洁白的花朵，似白云舒卷，如瑞雪飘飞。面对这花海雪潮，老苏忘情地手舞足蹈。他在梨园中来往穿梭，这边看看，那边瞧瞧，总是看不够。那种神情，完全像小孩子在逛庙会。

正因为苏先生有颗赤子之心，所以眼睛里揉不得半粒沙子。对于社会上的种种不正之风，他嫉恶如仇，义愤填膺，往往拍案而起，慷慨陈辞，情绪激动时还甩出几声“国骂”，这时的苏国荣俨然是个怒目金刚式的勇士。“愤怒出诗人”，我虽未见到老苏写的诗句，但他那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那冰雪操守、云水情怀，本身就是最好最美的诗篇。

老苏虽然一身傲骨，却无半点傲气。他极具平民意识，对人没有丝毫学者的架子，完全是个贴心人。他很尊重家里的保姆，吃饭时总是要等到她上桌才肯一同进餐。他对那些贫困的弱者，一向怀有同情之心，总是尽可能给予帮助。平时在大街上遇到行乞者和求助者，他总是热情相助。有时也难免上当受骗，但他并不后悔，依然保持着那份近乎迂阔的天真，保持着关心、尊重他人的善良本性。

老苏，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你一生追求完美，从着装、仪表、言谈，举止到性格、心灵，都给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你将自己的代表作命名为《宇宙之美》，这可以视作你的理想追求和人格写照。可恶的病魔毁灭了你的生命，却毁灭不了弥漫于天地之间的大美。在向告别之际，我含着泪水，写下这些文字，送你远行。祝你乘风归去，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在琼楼玉宇间，与先祖把酒相对，继续探讨宇宙、人生、哲理、诗情……气喘吁吁，看见您，我不敢懒，我看见一种精神。唐老师，我只知您有点胖，就不知道您患有高血压。你给人的印象总是那么专一执著，对事业、对生活充

的欢迎，普遍反应他学识渊博，教学有方，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有问题都愿意向他请教，真正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良师。他住家离学院很远，来回得两三个钟头，但他从不迟到早退，往往比学生先到课堂，下课后又常常被学生围着答疑，不但不觉苦，不嫌烦，反而甘之如饴，乐此不疲。他为每位学生的进步而高兴，见到学生写出好的作业，总是笑在脸上、喜在心头，指点他们将文章修改好，由他出面向报刊推荐发表，尽力为新人的成长铺路搭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如果将这著名诗句的内涵扩大，形容老苏一片真情为他人作嫁的至诚至性，那么这是对国荣先生的最好写照。

诗人气质赤子情

老苏皓首穷经，孜孜矻矻，做学问做得很苦，活得很累。他常常说：“别人付出七分，我得付出十分。”但他并不是面壁枯坐、忘情遗世的苦行僧，而是热爱生活、崇尚自然、珍惜家庭的性情中人。在他的书房“得一斋”的墙壁上，挂着三幅木雕画：一幅为埋头耕作的老黄牛，一幅为相依相扶的老伴侣，一幅为横骑牛背、怡然自得的牧童。他解释说，这三幅画象征他人生的三个阶段，从辛勤劳作到安度晚年进而到回归自然。托物言志中，表现出一种只求奉献，不求索取、淡泊名利的价值观、人生观。老苏喜欢根雕作品，有时自己动手制作，赋予枯死的树根以新的艺术生命。他从盘根错节、千姿百态的虬枝中，汲取灵感，获得美的享受。他还喜欢搜集各种奇石、怪石，根据它们的质地、形状、颜色、纹理，加工成各种耐人寻味的美景，命名为“江南春色”、“雨后晴岚”、“月夜泛舟”……极富诗情画意。他曾向家人说：“石头朴素无华，实实在在，最为可靠。做人就应当像石头一样。”不知是无意巧合还是有意效仿，我想起他的先祖苏轼曾以一篇《咏怪石》赞扬怪石“雷霆凜霜我不迁”的气节，并书之席端，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大苏和小苏相隔近千年，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心灵感应，精神交流。

苏国荣也同样具有浓郁的诗人气质，一片童心天真烂漫。他从不掩饰自己的喜怒之情，阴晴圆缺总是写在脸上，有时率真得像个大不大的孩子。一次在四川绵阳富乐山上观摩目连戏搬演，他跟随着戏中迎亲的队伍欢蹦乱跳